

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——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

总书记关切高质量发展

新华社记者
刘健、高敬、邬慧颖

美好家园，民之所望，改革所向。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，要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，坚持方向不变、力度不减，突出精准治污、科学治污、依法治污，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好转。

习近平总书记指出，在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过程中，污染防治和环境治理是需要跨越的一道重要关口。我们必须咬紧牙关，爬过这个坡，迈过这道坎。

眼下，各地瞄准生态环境领域的突出问题，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，在蓝天白云之下，为建设一个美丽家园而努力。

村庄变美、矿山新生
生活环境更优美

“过去村里垃圾乱扔、杂物乱堆，雨天出门两脚泥、晚上出去一抹黑。现如今，路修好了，厕所不臭了，也不用烧煤炉了，里里外外都变美了。”河北省新河县刘秋口村的刘和仲没想到，生活了一辈子的小村庄变得“快让人认不出了”。

几公里外的白穴口村村口，过去有一个大垃圾坑，多年以来一直严重影响村民居住和出行环境。村支部副书记孟志勇说，为了清理这里的垃圾，村民们用载重10吨的车整整拉了30车。昔日臭气熏天的垃圾坑已变身为树绿花香的村民休闲小花园。每天还有10多名保洁员在村中清扫保洁。

正在全国开展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，让新河这座冀中南平原小县变了模样。如今，新河县“垃圾围村”现象基本消失，村容村貌焕然一新。

一段时期以来，农村环境、重污染天气、黑臭水体等问题，严重影响人民群众生产生活，百姓意见大、怨言多。污染防治攻坚战，就是要集中力量解决百姓身边这些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，让百姓享受更优美的生活环境。

来自有关部门的统计显示，现在全国80%以上的行政村农村生活垃圾得到了有效处理；近30%的农户生活污水得到处理，污水乱排乱放现象明显减少；全国农村改厕率超过一半。

“再过两三年，这片油茶林就能陆续挂果，成为名副其实的‘金山银山’。”看着日益丰茂的油茶树，江西省赣州市兴国县古龙岗镇瑶前村天源组村民冯国芳说。

前些年，这片10多亩的山地曾一度荒废，栽不了树木、种不了庄稼，成为冯国芳的一件揪心事。

赣州素有“稀土王国”美誉，资源储量丰富。由于过去采用池浸、堆浸等粗放工艺开采稀土以及非法盗采等原因，矿山环境遭到严重破坏。

近年来，赣州市被列入全国首批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试点之一，投入数亿元用于废弃稀土矿山治理，并探索出多种治理模式。

矿山绿了，有的地方栽种高产油茶等经济作物，有的地方建成了林地。有村民说：“我们过去是生活在矿区，未来将生活在景区了。”

经过艰苦整治，目前在我国大部分地区耕地周边工矿污染治理得到有力治理，建设用地人居环境风险联合监管机制逐步形成，土壤污染加重趋势得到初步遏制，土壤生态环境质量保持总体稳定。

企业进园、产业升级
经济更“绿”色

水道纵横、堤绿水清，位于广东省东莞市麻涌镇的华阳湖国家湿地公园，正在成为珠三角腹地一个“网红”新景点。

就在几年前，这里还是个污水横流的“臭水塘”。周边100多家污染企业废水、禽畜养殖废水、居民生活污水不少都直排河流。华阳湖水系又黑又臭，水质基本为劣Ⅴ类。

近年来，当地大力推进华阳湖环境综合整治，倒逼产业转型升级，周边158家污染严重企业被关停。华阳湖水质从劣Ⅴ类恢复至Ⅲ至Ⅳ类，还成功申报国家湿地公园，实现“华丽转身”。

企业关了，经济发展怎么办？

华阳湖边两公里外的东莞豪丰环保产业园区内，车来车往，一派热闹繁忙。143家电镀等企业已经投产，为华为、OPPO等手机制造商和特斯拉、宝马等知名车企企业做电镀配套。

东莞豪丰环保总经理刘振斌说，企业入园，废气、废水都集中收集处理，并严格按照环保标准达标排放。“过去那种小工厂、小作坊式的直排偷排污水废

在蓝天白云下

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推进

气的情况，决不能再出现。”

麻涌镇因环境更美、产业更优，成了投资热土。2018年，全镇生产总值达到260.6亿元，增长7.8%，跃升为全市排名靠前的优等生。

以治污促转型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，是我国经济绿色转型的生动实践。

说起废旧汽车拆解行业，河北省石家庄市无极县郝庄乡的百姓可谓又爱又恨。

爱的是，这个产业是当地10多个村庄、6000多人的营生，是几千户家庭的生活来源；恨的是，废旧零部件乱堆乱放，非法拆解屡禁不止，废机油等不规范处置带来环境安全隐患。

今年，一家废旧金属回收公司的老板王伟清闲了不少。原来，当地对废旧车辆拆解行业进行清理整顿，对非法侵占土地的各类设备、小房等予以拆除。王伟也按要求腾空了场地，公司主要业务不得不停顿下来。

“短期阵痛是不可避免的。”王伟说，目前企业只能做一些废钢贸易，销售额减少了一半。但无极县正积极谋划产业规划提升，力争打造国家级报废车回收拆解基地。在王伟看来，环境整治有利于产业升级发展，对企业未来也充满信心。

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同时，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。今年1至10月，地表水Ⅰ至Ⅲ类断面比例为75.4%，同比增加2.3个百分点；劣Ⅴ类断面同比减少1.9个百分点。前11个月，全国33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PM2.5浓度同比下降2.9%。

渔民上岸、候鸟归来
人与自然和谐共生

一身灰色工作服，系一条深蓝色围裙，60岁的朱玉华从生产车间走出来，习惯性地把双手在围裙上擦一擦，和记者握手。

当了20多年渔民的老朱，现在是辽宁省锦州市笔架山食品有限公司的采购员。几年前，他卖掉渔船，转身上岸，进企业成了一名工人。

“这些年海里的鱼虾少了，要想赚钱就得往深海里去。”他说，“人都说靠海吃海。我们过去只知道一味地向大海要‘口粮’，不知道爱护它。现在琢磨琢磨，大海不是咱一个人的，是大家的。把大海爱护好，才能让大家的日子过得更好。”

锦州市地处渤海最北端。近年来，锦州市开展海岸带整治行动，一方面恢复和保护自然岸线，一方面加强海洋生态保护，清理“三无渔船”，让大海休养生息。

全市2万多名渔民有超过半数已经上岸转产。朱玉华所在的渔民村还组织了搬迁改造。“原来常年漂在海上，现在脚踏实地，还住上了80多平方米的楼房。这在过去想都不敢想啊！”他感慨说。

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，作为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标志性战役之一，渤海综合治理取得明显成效。

靠山吃山，靠海吃海。这是祖祖辈辈留下的生存智慧。但如今山水已经变了模样，“老吃法”还能继续吗？

位于江西省瑞昌市和九江市柴桑区之间的赤湖，生物资源丰富，养育了赤湖周边的老百姓。

“过去杂乱无序、密密麻麻的湖面围网，不仅影响美观，而且对湖泊环境产生破坏。”在赤湖从事水产养殖30年的赤湖村村民易本智说，“有时就连湖面上吹来的风都带着鱼腥味。”

20多年来，由于过度开发，高密度围网养殖，水质呈富营养状态，水域污染不断加重。2018年，当地启动拆除围网养殖工作。政府还帮助引导渔民组建联合集体，注册成立九江民鑫水产养殖有限公司，进行公司化经营管理。

易本智说，现在湖域进行生态养殖，不允许投放饲料和肥料，逐渐让湖水恢复清澈状态。“水质变好后，冬天这里还成了候鸟的天堂。”

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之年。全国上下务必保持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建设的定力，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，为建成一个天更蓝、水更清、山更绿的美丽中国而努力。

（参与记者：巩志宏、孙仁斌、周颖）
新华社北京12月18日电



从水困到水兴

被乌兰布和沙漠、腾格里沙漠、毛乌素沙地三面环绕的宁夏北部，奔腾的黄河水哺育出塞上江南的富饶；在蒸发量数倍于降水量的宁夏中南部干旱地区，与缺水息息相关的“早天岭”“上流水”、与盼水紧密相连的“喊叫水”等地名，饱含着当地人世代对水的渴盼。秦渠、汉渠、唐徕渠……这些流淌至今的古渠，诉说着黄土地与水的千年故事。

尽管黄河穿境而过，但宁夏却是严重缺水省区之一。水，无论昨天还是今天，都是制约宁夏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。

从人拉驴驮到“活水”入户，从广种薄收到物产丰盈，从缺水而困到有水而兴，一条条“生命水脉”为宁夏大地“解渴”，在新时代为百姓带来希望和幸福。探寻西部干旱地区日新月异的发展密码，以水为证，可见一斑。

人饮告别“驴驮水”

“十种九不收，麻雀渴得喝柴油。”这是曾流行于宁夏西海固地区的一句俗语。水贵如油，是这片干涸之地的常态。这一区域的人均水资源占有量，仅为全国的1/22。

西海固吃水、用水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未得到根本扭转。据当地老人回忆，20世纪80年代，村民嫁女，头一条要看男方家有没有水管，然后才看房和田，因为水太珍贵。

63岁的韩生昌去年移民到固原市原州区头营镇福马村，对“愁水”的旧光景，他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。“在老家打水真受罪！每次徒步两小时，打回来的水却只够用一两天。”韩生昌说，特别是冬天，还得带根铁杵砸冰，担着水走走停停喘一路，风像刀子一样割脸。

为纾解水困，国家、自治区连续在西海固建设供水工程，如20世纪50年代起，修建大坝拦水；20世纪70年代起，大规模打井窖、修集雨场、改造集雨屋檐，用机井、塘坝供水。部分群众用水条件得到了很大改善，但赶上早年用水依然紧张。

2012年，宁夏启动中南部城乡饮水安全工程，调泾河汛期富余水量以“远水解近渴”。

作为宁夏已建成的投资规模最大、受益范围最广、受益群众最多的民生水利工程，2016年中南部城乡饮水安全工程正式通水后，110余万群众受益，占宁夏总人口近六分之一。

群山环抱间，规模宏大的固原市中庄水库水面如一颗纯净的翡翠，水库一端，一根直径2.2米的管道从山体中陡然伸出，伴随着轰隆隆的巨响，水流从管道中倾泻而出，源源不断地为水库补水。

这里是宁夏中南部城乡饮水安全工程的主要调蓄水库，总库容达2500多万立方米，泾河水经过数十公里管道、隧道，翻山越岭抵达后，便如血脉般流向下游各水厂，滋养原州区、西吉县等多地群众。

韩生昌虽未感受过中庄水库的震撼，但在家一拧开水龙头便有自来水哗哗流出的好日子，让他和其他



新华社呼和浩特12月18日电（记者张洪河、安路蒙）随着新建净水厂第一次正式开闸放水，加压后的急速水流顺着新铺设的管道，源源不断流向3万户居民家中。18日中午，瑞雪初霁，银装素裹，内蒙古白云鄂博的居民们迎来放心水，结束了“吃水难、水难吃”的历史。

“用这水泡茶可绵柔了。”61岁的刘润生开心地笑了，露出一口发黄的牙齿。“假牙都变黄了。”说着他摘下假牙，露出仅存的几颗残损不全的真牙。“几十年了，

村民感慨不已。“水就在锅边上，这在以前哪敢想？”70岁的福马村村民马存明说。

“水到灶头”并非西海固保障饮水安全之路的终点。由于供水管线需穿山越沟，工程点多面广，跑冒滴漏、供水保障率不高等问题相伴而生。而互联网技术的引入，成为破解这些问题的“金钥匙”。

在固原市彭阳县供水管理总站中控室里，记者看到，水源地、联户表井、用水户等信息被集成在一个系统中，各供水环节自动运行调度，全程实时监控。

“以前水网出现问题，我们常要花半天时间在山沟里排查，现在系统会自动提示，还会将位置等信息自动发送给运维人员。”彭阳县供水管理总站高级工程师张文科说。

自从实施“互联网+人饮”新模式，彭阳县农村供水保证率从65%提高到95%，管网漏失率从40%降低到20%。随着这种模式在固原推广，越来越多村子将迎来“毛驴驮水”到“手机买水”的革命性转变。

产业发展“鱼得水”

“贺兰山下果园成，塞北江南旧有名。”改水治水发展农业，宁夏引黄灌溉的历史可追溯到秦汉，且历经沧桑变化从未中断。2017年，宁夏引黄古灌区正式列入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，这是中国黄河流域主干道上产生的第一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。

新中国成立以后，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，宁夏进一步加大水利开发力度。1958年开建的青铜峡水利枢纽工程，锁住了千古不驯的“黄龙”，结束了宁夏两千多年无坝引水的灌溉历史。据统计，宁夏引黄灌区面积由新中国成立前的100多万亩，发展到现在的900多万亩。

驱车行驶在吴忠市红寺堡区至固原市原州区的高速公路上，一侧不断闪现着如巨龙般的引水渡槽，这些“巨龙”头连着黄河，一头承载着宁夏中南部地区丰收的希望。自古往低处流的黄河水，通过泵站、水工建筑物协力节节抬升，为旱区送来黄河母亲的馈赠。

水实现“逆行”，亘古荒原引来生命之水。曾是荒凉炮兵靶场的红寺堡区，历经20余年建设，如今已成23万多贫困移民群众的幸福新家园。“白纸上作画”，旱原上求发展，红寺堡人更懂得“有水才能沙成金，无水唯有两眼泪”。

仲冬时节，红寺堡区新庄集乡马渠移民安置区出产的白萝卜，已成为韩国、日本消费者的盘中餐。“6000多亩萝卜种植基地全部采用滴灌，一亩地的用水指标为240方，如果漫灌一亩地至少得500方，因此滴灌是逼出来的出路。”新庄集乡驻马渠安置区扶贫工作组长李学忠说，基地年产值约3000万元，每年可为周边6个村1500多名村民带来劳务收入约800万元。

近年来，在枸杞、酿酒葡萄、黄花菜等产业规模化种植中，滴灌、喷灌等技术被广泛使用，为“宁字号”特色产业提质增效注入“水动能”。据统计，目前宁夏农业高效节水灌溉面积已超过350万亩，2020年底，这一数据有望突破400万亩。

农业发展要靠水，工业发展也离不开水，同样须解答好“节约使用，高效利用”这一必答题。

宁东能源化工基地是宁夏工业发展的“一号工程”，也是宁夏高质量发展的“火车头”。为解决其开发建设用水问题，宁夏一方面探索水权转换，将农业领域

节出的水有偿转让给工业，所得资金再用于农田水利设施建设；另一方面实施工业节水增效计划，开展节水型企业 and 节水型工业园区建设，让有限的水资源发挥更大效益。

截至目前，宁夏已累计转换黄河水量1.8亿立方米，协议转换资金超过18亿元，共实施水权转换节水改造项目23个。随着水权跨区域、跨行业的流转，缺水宁夏走出了一条农业节水支持工业发展、工业发展助力乡村振兴的水权转换之路。2017年，宁夏成为全国首个通过验收的水权改革试点省区。

生态修复“民亲水”

铺开银川地图，阅海、海宝、丽景湖……不少公园名字中有湖有海；漫步银川街头，悦海宾馆、沙湖宾馆、海天大酒店……名字带水的宾馆酒店也不鲜见；“千里荒边绕灌溉，万家渴壤尽氤氲”“戈壁荒原青草绿，沙窝碱洼杏花红”……宁夏的文学创作中，水总是充满诗情画意。

银川因自古湖泊湿地众多，有“七十二连湖”之城的美誉。而随着城市扩张、围湖造田等，银川湖泊群日渐萎缩。“21世纪初，银川千亩左右的天然湖泊只剩下十来个，且不少湖泊彼此不连通，不仅称不上‘连湖’，有些湖还呈现出枯竭的态势。”银川市水务局调研员张国庆说。

近年来，通过连通扩整河湖水系、修复保护湿地生态、治理黑臭水体等举措，银川市湿地面积逐步恢复。目前银川市区域湿地率达到10.6%，全市面积百亩以上的湖泊达130多个，鸣翠湖、丽景湖、燕鸽湖等被列为重点保护湿地，“七十二连湖”盛景再现。

和银川类似，宁夏其他地区的一些湿地也曾不同程度患上萎缩、污染、退化等“病症”。而近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，宁夏加大治水、护水力度，让百姓享受更多水环境改善带来的生态福祉。

在石嘴山市，初冬时节，从未在宁夏出现过的疣鼻天鹅首次到访；在吴忠市，一度不见鸟的黄河鸟岛已还湿12万亩，又变成了187种鸟类栖息觅食的天堂；在固原市，“五河共治”让昔日群众掩鼻而过的臭水河成了休闲好去处；在中卫市，沙水相依的独特魅力进一步凸显，游客竞相前来“打卡”。

“河里、岸上处处是景，人心情都舒畅了，早晚到河边散步已成了我们的习惯。”家住渝河边的固原市隆德县居民张进兴说。

百姓获得感是最好的答卷！而实际上，宁夏是以用水的负增长，支撑起经济社会发展的各项用水需求。

“十二五”以来，宁夏人口增加了56万，GDP、工业增加值分别年均增长9.0%、10.3%，用水总量减少了6.2亿立方米，万元GDP用水量、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分别下降59%、42%，这组对比强烈的数据令人振奋。

自治区水利厅厅长白耀华表示，宁夏将持续开展保护母亲河行动、水网升级行动、水利扶贫行动、数字治水行动等，积极探索治水新路径、新方式、新业态，着力构建水治理现代化格局。

（记者王磊、曹健、何晨阳、赫赫）
新华社银川12月18日电

题图：位于宁夏青铜峡市的黄河楼（2018年6月26日无人机拍摄）。
新华社记者王鹏摄

白云鄂博3万居民结束“吃水难、水难吃”历史

水难吃、泡茶涩，医生说白开水的水含氟高太损害牙。”刘润生指着阳台上摆放的十来个塑料桶，“这是存水用的，过去三天两头停水。现在用不上了。”

白云鄂博，蕴藏丰富矿产资源，蒙语“富饶的神山”之意。“一五”期间，国家依托这里的矿产资源，实施包钢在内的多个重点项目，1958年依矿建区以来，见证了共和国建设、民族工业发展的光辉历程。然而，60多年来，吃水难、水难吃，成了当地居民的“心病”。

因为水量不够，加上供水设施设备老旧，时时跑冒滴漏，断水几乎是家常便饭，吃水成了“老大难”。“水难吃”是当地居民的另一个“心头刺”。由于水中含氟量、微生物、矿物质等超标，毛巾洗几次就变黄，烧水壶结满厚厚水垢，骨质疏松、氟斑牙成了当地的常见病。

净水厂位于白云鄂博矿区西北部，日处理和储存净水能力达到9000立方米，水质完全符合生活饮用水国家卫生标准。